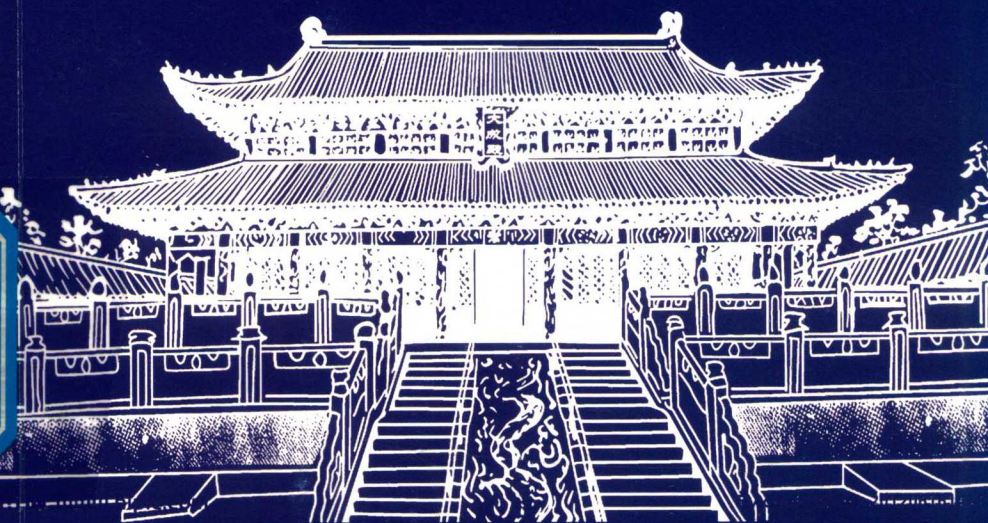


他乡的圣人

林文庆的儒学思想

严春宝 ◇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 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
基金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0YJA720037）

他乡的圣人

林文庆的儒学思想

严春宝 ◇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乡的圣人：林文庆的儒学思想 / 严春宝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598-0180-7

I. ①他… II. ①严… III. ①林文庆—儒学—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6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624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县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20 mm × 960 mm 1/32

印张: 5.5 字数: 120 千字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由新加坡颜淑姿女士、新加坡孔子基金会、
新加坡南洋孔教会和中国海南师范大学赞助出版



序一

我之认识严春宝,是林文庆种下的因缘。因为大家同样被林文庆传奇的一生所吸引,故此到过厦门、香港以及林文庆的出生地新加坡,为的是追寻林氏的踪迹;我们也都阅读过相同的书籍和数据:林氏的著作、林氏的传记以及一手或二手的文章。终于,我们在纪念林文庆的会议上相逢,犹如他乡遇故知,好像是已经认识的多年老友!

其实,我的年纪要比严春宝大得多。他的哲学博士学位,是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的。而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则是1980年,相差几近三十年!之后春宝到厦门大学,跟曾玲教授做博士后研究,两篇论文都和林文庆有关。其后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一书,于2010年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资料翔实,立场中肯,是研究林文庆必读的传记。

传记出版以后,严春宝教授对林氏的思想有进一步发掘的兴趣,尤其对林氏的儒学思想及其英文著作,于是,不断地在中国和新加坡两地,翻阅报章,造访亲友,尽力搜寻,并且编撰成书,出版以供同道分享共阅。书前有国际知名学者、儒学名家杜维明教授作序推介,亦真难得也。两书出版之后,也奠定了严春宝作为“林文庆研究专家”的地位。

浸淫于林文庆研究多年,今年严春宝又有研究新作,专门讨论林氏的儒学思想,问序于余,以余及李元瑾等,乃陈育崧前辈之后较早对林氏有研究兴趣者也。李元瑾已成钻研林氏之权威,而我多年

来只写过几篇有关林氏的小文章而已。蒙春宝兄过爱,不胜惶恐,略撮数言,以述原委,权以为序。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历史学讲座教授

暨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2016年8月

序二

与严春宝博士结识是在 2010 年。那时他撰写的《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一书刚刚出版，受邀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做演讲，而我恰巧在该大学做访问学者。因为我也研究厦门与海外华人，对林文庆也颇为关注，两人相谈甚是投机，之后就一直保持联系。严博士的学识、学养都是我难望其项背的，对林文庆的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更令我折服，在新作《他乡的圣人——林文庆的儒学思想》即将出版之际，嘱咐我写篇序言，不禁倍感诚惶诚恐。推辞不果，兹提出自己研究林文庆和海外华人时所思考的一个问题，抛砖引玉，权以为序。

早在 1995 年，新加坡学者李元瑾博士因为感叹在厦门大学竟然“找不到一砖一瓦可以凭吊林文庆”，撰写了长文要“为林文庆向历史讨公道”。文中，李氏高度赞扬了林文庆的人格与修养，对他为厦门大学所作出的贡献与牺牲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至于林文庆为什么在中国会遭受批评并持续受到冷落，李氏将原因归咎于他“与鲁迅的冲突和昭南时代的黑锅”。窃以为，李氏对林文庆受忽视的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立，但是仅将林文庆的遭遇视为个案，则失去了用之审视海外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好机会。

我们知道，海外华人在中国眼中从“天朝弃民”到“爱国华侨”的转变与中国国势积弱有密切的关系。19 世纪下半叶，晚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在寻求现代化以自保的时候因为国库空虚，不得已将眼光转向了海外华人，冀望这些“自弃王化”，“与番民无异”的移民能够认祖归宗，出钱出力协助祖国走向富强。晚清政府的努力在

一定程度上点燃了海外华人的爱国之心，不少人热烈响应国内捐款、赈灾和投资等的号召。然而，晚清政府虽然从海外华人的慷慨解囊中得到了不少好处，但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还是“国父”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因此，在清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人的兴趣有增无减，对于吸引海外华人的资金也更加热衷。换言之，中国对于海外华人观点与态度的转变，实际上就是建立在上述的功利主义心态上。也因为如此，虽然海外华人已升格成为华侨，在政治和法律上恢复了中国公民的身份，不再是罪犯或汉奸，但中国人对海外移民长期以来就存有的传统偏见却并未随之消失。

我们从民国时期的期刊、报纸，如《东方杂志》《中国评论周报》等所刊发关涉海外华人的文章中，就不时看到中国政客与文人不经意地透露出对海外华人的蔑视，认为他们是拜金、没文化、落后，乃至是“丧失了华人性”(un-Chinese)的。比如，温源宁在《中国评论周报》中对林文庆的讽刺，便充分暴露出了中国文人的这种态度：

林文庆医生，论职业，是一名医师；讲兴趣，是一位学者；谈声誉，是一个商人；出于偶然，还成了教育家。实际上，他既不是医师，也不是学者，既不是商人，也不是教育家。他真正的职业，是努力成名。他想要的，就是出名……我不能保证林医生读通了埃夫伯里勋爵所选的名著，但是我却暗自怀疑，他是希望人们以为他都通读过了的。也许他通读过，也许没有。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专长，他并没有做到，甚至未能全面掌握作为专业的医学。其结果是……对于一切事物都一知半解，一种繁杂的令人头晕的知识大杂烩。你向林医生请教孔夫子的问题，他可以讲上个把小时理雅各著作里的陈词滥调。等他说完了，我们可以确信，他已经说出来他所

知道的全部——也许,比他所知道的全部还要多……林医生好像什么都有,所罗门王有的他都有,只是除了智慧和——要不要我再补充一点?——知识。

就因为这种潜藏但根深蒂固的偏见,在中国人心中形成了与海外华人之间的鸿沟和壁垒,海外华人即使回到中国以后也无法逾越。身为一名在海外出生,接受英文教育的第三代海外华人,林文庆对于中国人的歧视与隔阂是深有体会与感触的。他明确地意识到虽然自己体内流淌着汉民族的血液,但并不表示回到中国后就会自然受到国内同胞的认同与接受。为了缩短与中国人的距离,林文庆努力学习中文,熟读中国历史与文化,并且研究及宣传儒家思想。1929年,他甚至英译并出版了屈原的《离骚》。当新加坡著名报人连士升询问林氏为什么会翻译《离骚》时,他的回答道出了海外华人的困境与无奈。根据连士升的记载:

他(林文庆)告诉我说,当他回国做厦门大学校长的时候,有人笑他是个峇峇^①,懂什么中国文化……那峇峇两字,仿佛一块烙铁,伤透了他的心,于是他发愤向学,努力钻研中国古籍,以便洗雪不懂中国文化的罪名。

他曾请教友人,看中国古籍里什么书最困难。人家告诉他说,中国文学里最艰难的莫如诗,中国古诗里最难懂的莫过于离骚。因此,他下个决心,从事彻底研究……把它翻译出来,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举成名,中国学术界人士,多刮目相看,谁也不敢再把他当作不懂中国文化的峇峇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即使林文庆努力变得“懂文化”了,他依然只是个“峇峇”,与中国人还是无法完全对等的。

^① 峇峇:海峡殖民地出生的英籍华人。

林文庆在厦门甚至整个中国遭受非议与冷落,当然有他个人的因素,但是也不能忽视海外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大背景。我们应该认识到,由于中国人对海外华人存在的刻板印象与偏见:一方面,认为他们在物质上是富裕的,因此,像陈嘉庚般捐资办学、投资中国是海外华人对祖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是受到肯定的;另一方面,海外华人在文化上却是贫瘠、落后的,因此,像林文庆在厦门大学推行他的教育理念,甚至大谈儒家思想却是逾矩了,当然会遭人反感。因此,我们需要为林文庆讨公道,更应该为海外华人讨公道。或许,只有当我们正视海外华人被歧视的问题,林文庆才能真正在中国的教育史、思想史、政治史上被记上一笔。

王纯强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目 录

1	绪论
19	第一章 林文庆儒学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39	第二章 从他乡回望心灵的原乡
60	第三章 林文庆儒学思想体系的构成
85	第四章 基督文明与儒家文明的碰撞
113	第五章 儒学的实践性与践行的儒者
157	后记

绪 论

林文庆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为数不多的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又能洞察明了西方语言与文化的重要儒家学者之一。作为一个出生于新加坡的海外华人,林文庆最初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他却在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之后,因某种特殊原因而使自己的灵魂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从而使他幡然醒悟到自己的“汉人”身份,从此开始踏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向与回归之路,穷其一生致力于儒学思想的研究,并积极地向西方介绍、宣扬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被誉为东方的“圣人”[在英属马来亚殖民地,能以“圣哲”(sage)之名享誉西方而有案可查者,仅辜鸿铭、林文庆和李光耀三人,故统称其为“英属三圣”]。作为一个出生于新加坡的海外土生华人、曾经担任私立厦门大学校长长达

16年之久的林文庆博士^①，终生致力于儒学的研究和宣扬，无论是对于儒学的发展还是对儒学的传播，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国哲学史还是在中国儒学史，人们都无法从中找到他的名字，林文庆就像是一个名不见经传、消失了的传奇，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

早在一百多年前，在新、马的土生华人（即峇峇）社会中，曾经出现过一次被后人称之为华人“再华化”（Re-Sinicization）的运动，发起这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林文庆博士。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次运动，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峇峇华人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西化或英化（Anglicization）兼马来化（Malayanization）倾向。为了使日渐背离华人文化传统的峇峇们能重新回归中华文化的怀抱，以林文庆为首的一批有识之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新、马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的文化教育和社会改革运动。虽然这些运动一开始主要是针对峇峇华人社会的，但后来亦逐渐地扩展、延伸到了移民（新客）华人社会中，并因之带来了更大的社会影响。

说起峇峇华人的再华化，林文庆并不是第一人，因为与林文庆同一时代、年龄比他大12岁的辜鸿铭，就是一个峇峇再华化的典型代表。但与林文庆比较起来，我们只能说辜鸿铭只是一个个案，而林文庆却代表了一种现象。其理由就在于，从现有资料上来看，辜鸿铭对中国与中华文化的回归，只是单纯的个人行为，他并没有因此而影响或带动更多的人像他一样回归中华文化。林文庆则明显不同，他不仅自己彻底回归了儒家传统，而且还以自己的言行直接影响并带动了身边的一批人追随他一同寻根、一起踏上回归中华文

^① 有关林文庆的生平，请参阅拙著：《一生真仍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化的历程。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出生于马来西亚檳城的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人物、有“防疫斗士”之称的医学家伍连德博士(Dr. Wu Lien-Teh, 1879—1960),出生于印尼爪哇、享有“复旦大学的保姆”称号、被陈望道誉为“复旦传统的象征”的复旦大学校长、教育家李登辉博士(Dr. Lee Teng-Hui, 1873—1947),以及出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后来移居新加坡、曾担任袁世凯翻译和总统图书馆馆长的孔天增(Kung Tien-Cheng, 1879—1915)。三人当中,除孔天增因英年早逝对中国影响甚微外,伍连德博士和李登辉博士都长期在中国工作,分别对中国的医学和大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都是在林文庆的直接影响下回归中国和中华文化的。

伍连德博士在其自传中曾提及当年他在通过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考试之后,乘船返回马来亚途经新加坡时他住在林文庆家里的情形:“林氏给我许多忠告。他先向我说明马来亚的一般情形,然后劝我利用一部分时间,从事社会福利事业。他为公众服务的热诚和对中国事情的关心,使我深受感动。在马来亚的领袖们,尤其是在当地生长者,只讲英语与马来语,对于伟大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茫无所知。林氏通过他的口才与毅力,召集青年,创立学习会、孔教研究班和华人志愿军。我在文庆家三周的逗留,给予我很大的鼓励,现在我要实现我自己的计划了。”^①伍连德博士后来之所以能将其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是与当初林文庆对他的鼓励和影响密不可分的。几乎是同样的情形,再次发生在李登辉博士的身上,当出生于印尼爪哇的李登辉博士自耶鲁大学学成返回印尼途经新加坡的时候,他认识了林文庆:“在李登辉返回印尼之后,他在新加坡认识了华侨领袖林文庆和宋旺相。林文庆先后就读爱丁堡大学和

① 伍连德著,徐民谋节译:《伍连德自传》,新加坡:南洋学会,1960,第73页。

剑桥大学医科,是新加坡名医,是孙中山革命支持者黄乃裳的大女婿;宋旺相毕业于伦敦大学法律学院,为新加坡著名大律师。两人创办《海峡华人杂志》,关心祖国国情。林文庆创办‘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提倡女子教育;组织‘女子天足会’,反对缠足。李登辉深受林文庆影响,在槟城创办‘好学会’,鼓励华侨子弟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关心祖国前途。”^①至于孔天增,他不仅加入了林文庆创办的“华人好学会”,而且还在当时担任莱佛士图书馆委员会成员的林文庆的建议下,将莱佛士图书馆中与中国有关的藏书目录编列出来,以供那些对中国有兴趣的读者研读。^②

华人再华化运动与当时波及新、马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孔教复兴运动密切相关,都是从回归儒家文化传统开始的。对于孔教复兴运动来说,林文庆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显然并不仅仅在于他是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更重要的是,他还是这一影响深远的文化复兴运动实际上的理论建构者。林文庆曾在他和宋旺相所创办的《海峡华人杂志》上以英语写作并相继发表了 10 篇篇名冠之以“儒家”的文章:《儒家的天道观》《儒家的人性观》《儒家的伦理基础》《儒家的孝道观》《儒家的祭拜仪式》《儒家的理想》《儒家的兄弟观》《儒家社会中妇女的身份地位》《儒家的婚姻观》《儒家的交友之道》。^③除此之外,林文庆也以中文阐述其主张,发表了长文《论儒教》^④以及出版

① 浩然:《李登辉富有爱国思想》,香港:《基督教周报》,第 2265 期,主历 2008 年 1 月 20 日。

② Kong Tian Cheng, *List of Works Relating to China in the Raffles Library*, Singapore. S.C.M. Vol. 3, No. 10, 1899, 6.

③ 这 10 篇文章,经由笔者翻译成中文,收录于严春宝编译的《林文庆儒学文选译注》一书中,2014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外,笔者也将这 10 篇文章连同译文编成中英双语版本出版,见 Yan ChunBao, *Essays of Lim Boon Keng on Confucianism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4.

④ 林文庆:《论儒教》,《日新报》,1899 年 12 月 13、14、15 日三天连载之。《日新报》:林文庆于 1899 年接手《星报》之后将其易名为《日新报》。《星报》原系林衡南于 1890 年创办。

专著《孔教大纲》(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14)等。这一系列著述,在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较为详细、系统地阐述了儒家的基本观点,基本上涵盖或构成了整个儒家伦理体系。且不说这在一向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新、马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就算是在中国哲学史乃至世界儒学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第一节 关于林文庆儒学思想的研究现状

要探讨或说明所谓的林文庆儒学思想研究现状,如果不是多余的,那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到目前为止,在学术界,几乎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关于林文庆儒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因而,我们只能倒退一步,来说明一下关于林文庆的研究现状。

由于受历史、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长期以来,在国内学术界基本上不存在针对林文庆的学术层面上的研究,有关林文庆的学术研究与探讨,主要来自海外,也就是新加坡。在新加坡,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东南亚闻人,关于林文庆的文章著述很多,但早期的那些著述,大都是一些简短的人物传记或回忆性的纪念文章,基本上没有对其展开学术层面上的探讨,因而,从学术上来说,这些人物传记或回忆性的文章,虽然能为林文庆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必要的素材,但这些著述本身还不能被认定为学术层面上的研究。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相当多,下面仅选取其中笔者认为较为重要者,按照发表的时间先后列举出来,以供研究者参考。

1950年出版的《新加坡华侨名人传》(新加坡:南国出版社)中

有“林文庆博士”条目，林文庆当时尚健在，且受邀担任该书的编辑委员会顾问，因此，该条目虽只有短短的一页纸内容，但笔者以为其中关于林文庆个人履历的叙述，应该是较为准确的。1957年1月份出版的《星期六周刊》分别在其第385期和第386期与387期的合刊上，先后发表了署名为“超”的两篇回忆性文章：《我所认识的林文庆博士》和《林文庆先生的家属》。作者显然是跟林文庆相当熟悉的同时代人，因而，该文对于了解林文庆本人的真实生活是有帮助的。陈昌豪主编的《马来亚历史名人传》（1959年第二版，马来西亚：吉隆坡文化供应社）中有“和平老人林文庆”篇，对林文庆生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连士升在其《连士升文集：闲人杂记》（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63年）中有一篇回忆性的短文《林文庆翻译离骚》，其内容虽短小，但记载了一些不为外人所知，有关林文庆翻译《离骚》过程中的事情，对于了解、研究林文庆的文化思想有着较为特殊的意义。1973年10月出版的《南洋文摘》第十四卷合订本中收入了洪炜堂撰写、先后发表在《南洋商报》上的两篇文章：《林文庆博士》和《〈林文庆传〉读后记》，对林文庆事迹的记述较为详尽，较之此前所出现的那些文章，更为全面，因而，也就相应地具有更多的参考价值。陈维龙编著的《东南亚华裔闻人传略》（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中有“林文庆”条目，在文末列举出了林文庆的重要著作目录，这对于后人了解林文庆的著述有较大的帮助。杨庆南编著的《世界华侨名人传（第一册）》（马来西亚：华侨工商职业学校基金会，1984年）中有“林文庆”条目，其中所载内容基本上没有超出以往文章中的记载。厦门大学台湾校友会编辑出版的《厦门大学七十周年校庆特刊（1921—1991）》中有“林文庆校长传略”，与以往众多的传记主要关注林文庆在东南亚的事迹及影响不同，该